

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

烟瘴挂：心之所愿 未能企及

和谐三江源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曾经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每当牧人远行之后，首先会想念家乡的草原河流，接下来会是牛羊，最后才是远方的家人。”

我想香巴求培就是这样的一名牧人。7月25日，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城初见香巴求培时，他的第一句话让我心头一酸：“我已经一年半没回牧区了，我心心念念的是牧区的草原、河流和野生动物，还有我的烟瘴挂。”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多年之前，我就听说过烟瘴挂大峡谷，被称为“长江第一大峡谷”，地质地貌特殊，峡谷内错落分布着十八道沟，每道沟内栖息着不同的野生动物，野牦牛、藏羚羊、雪豹……烟瘴挂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距离烟瘴挂大峡谷最近的一次是今年6月份，莫曲村拍摄雪豹之余，我们去了一趟英雄谷，英雄谷的尽头坐落着一座石山，石山下是杰桑·索南达杰的故居，一排石头房子，这也是索加乡第一栋真正意义上的房子。虽然历经岁月，石头房子保存依然完好。石头房子的西面翻过一座高山便是烟瘴挂大峡谷。

今年72岁的香巴求培是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党支部书记，1980年到1990年时任莫曲村党支部书记。香巴求培用40多年的时间，走遍了莫曲村的山山水水，对这片草原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去年年初，香巴求培肝脏查出疾病，

随后到西宁做手术，之后一直在休养。虽说身体在休养，香巴求培的心却一刻都没清闲，他放心不下坚守了这么多年的事业。

莫曲村原名八一村，杰桑·索南达杰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时，根据穿村而过的莫曲河，将村名改名为莫曲村，一直沿用至今。莫曲村处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域，地域面积极广，可可西里和格拉丹东地区曾经都是莫曲村的“地盘”。如今，莫曲村地域面积虽有减少，但依然是索加乡面积最大的自然村。

40多年的工作中，香巴求培见证了草原发生的变化，“1985年雪灾之时，索南达杰来到村里，看着受灾后死亡的野生动物，建议村里将保护野生动物进村规民约，禁止村民盗猎野生动物。”

听从杰桑·索南达杰的建议，当年，莫曲村成立生态保护站，动员牧民群众保护野生动物，并对伤害盗猎野生动物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

莫曲村生态保护站是青海省最早成立的保护站，每一位牧民都是保护站成员，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他们自发守护野生动物，保护草原。在莫曲村生态保护站的影响下，索加乡牙曲、君曲、当曲各村相继成立保护站。

莫曲村牧民虽然坚持守护野生动物和家园，但草原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退化沙化。时至今日，香巴求培总结草原退化的原因，除了全球气候的影响，草原上没羊也是很大原因。

“1985年之前，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羊，平均每户有1000多只，草原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人曾冲突。1985年雪灾之后，很多牧民不养羊，草原上逐渐看不到羊群，草原开始出现了退化。”

这是一位老牧人对于生态环境变化的直观认识。

牧区老人有种说法，羊群减少后，草原“怪事”频出，狼吃马、棕熊钻房子的事接二连三地出现。

“现在，全村的羊只有2000多只，我曾向县上和州上反映养殖羊的意愿，州县两级党委政府也非常支持，但到村一级就很难执行，像我这个岁数的牧民赞成养羊，但年轻人基本上反对。”

不论养羊这件事成功与否，生态保护这份事业还得继续。2014年，香巴求培将莫曲村生态保护站改名为烟瘴挂生态保护站，将保护的焦点聚焦到烟瘴挂。紧接着，烟瘴挂大峡谷内的4户牧民迁出，为野生动物腾地，烟瘴挂大峡谷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生存乐园。

2017年，在前往烟瘴挂大峡谷必经之路设置了检查站，沿线牧户负责检查来往人员，只有手持乡政府或县政府批准的条子，才会允许进入。如今，只有手持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治多管理处的通行证，才可进入烟瘴挂大峡谷开展活动。

听了香巴求培的讲述，对于烟瘴挂大峡谷更加心神向往，我想去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能值得一名牧人花这么多时间精力来守护，它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7月27日大清早，我们从治多县城动身前往索加乡，抵达扎河乡后绕道前往长江（楚玛尔）七渡口，接下来的一天几乎在扎河乡境内，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茫茫无垠的草原上随时会遇到“惊喜”，呆萌的藏狐，寻找猎物的孤狼，追逐汽车的藏野驴……直到20时，太阳恋恋不舍地落下，我们才从莫

曲村白毛沟出来，一天时间未能抵达烟瘴挂大峡谷，无奈只能返回县城。

休整一天后，7月29日，不甘心的我们再次动身前往烟瘴挂大峡谷，这次我们直奔索加乡，中午的时候到了索加乡政府所在地，之后前往烟瘴挂大峡谷。一路上，藏野驴随处可见，或是四五只的小群，或是二三十只的大群，一路下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见到藏野驴的数量，绝对要比见到家养牦牛的数量多。

17时左右，我们抵达通天河畔，路的外侧是通天河，这段区域是在玉树州见到河面最宽的通天河，河畔是生态修复种植的牧草，一眼就能看出来种植的牧草与天然草原存在很大的差别。

路的内侧是延绵不绝的石峰，形态各异，好似一片石林，石峰峰尖或石峰的阴面还能看到积雪，石峰下偶尔能看到三两只岩羊在觅食，依据眼前的场景，我断定这片区域是雪豹的栖息地，因为我们在石峰下看到了猫科动物的爪印。

直到19时，我们才抵达烟瘴挂大峡谷入口处，遗憾的是我们还是未能进入烟瘴挂，只是远远看了几眼后便返回了。一方面，天色已晚，即便进入，也不一定看清其真容。另一方面，进入烟瘴挂大峡谷要渡河，河面上的桥梁被冲毁，我们担心车辆涉水过河会发生危险，安全起见，我们还是选择远远眺望烟瘴挂大峡谷。

虽然未能揭开烟瘴挂大峡谷的神秘面纱，但仅仅是远远眺望，我就感受到香巴求培坚守的意义。烟瘴挂大峡谷是野生动物的生存乐园，或许我们不该踏足烟瘴挂，让它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就好。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 我们的国家公园 ·

感受极地江源 无限大美



血脉般蜿蜒在旷野上的源流。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本报记者 张多钧

2023年7月10日至8月5日，我又一次深入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域，采访牧民、生态管护员、国家公园建设者，为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召开做好准备，营造氛围。

这几年，每一次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都有新收获、新感受，每一次都会令人耳目一新。

2016年4月13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次日，我参与报道组启程赴玛多县、杂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等地开展采访，报道各地干部群众对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热情和期盼。

2020年5月，我跟随报道组深入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了为期40天的采访，历经艰辛走进母亲河源头的冰川雪山和草原森林，探访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倾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乐章。

2021年7月，我走进杂多县、治多县、可可西里等区域采访，报道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情况。

……

青藏高原一直在这里，三江源一直在这里。从世界高海拔地区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到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再到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园已快两年。

作为中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见证了中国不断走向生态文明的光辉足迹，铸就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座绿色丰碑。一路走来，我有幸多次走进国家公园，见证了三江源从一个自然保护区蜕变为国家公园的历程。

粗略统计，我从2016年三江源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至今，每年至少会有一次深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采访，有时次数会更多。尽管很多采访对象和采访地点重合，但每次采访后都有新感受，三江源国家公园也有新变化。

多年走访三江源，最直观的感受是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的增加。还记得初入三江源时，偶尔看见几只藏野驴就兴奋不已。如今在三江源藏野驴随处可见，尤其冬天，进入玛多县黄河乡，能在路旁的草原看到成群的藏野驴群。前些天，我在治多县索加乡采访时，一路上遇见的藏野驴数量远超家畜的数量，我还在杂多县扎青乡遇见了200多只白唇鹿群。

除了常见的这些野生动物外，棕熊、雪豹、豺狼等比较难遇见的野生动物也进入大众视野，采访过的很多牧民都目睹过雪豹，索加乡牙曲村有牧民看到过8只雪豹同时活动的场景。

走进三江源，感觉三江源越来越湿润。湿润具体体现在降雨量的增加，每年的五六月份，三江源很难遇到晴空万里的好天气，要么雨夹雪，要么阴天。湿润的另一个体现是三江源地区众多河流流量明显增加，很多干枯的泉眼和断流的小河重新流出涓涓细流。

这些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内草原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草原沙化和黑土滩得到有效遏制。昔日的黑土滩和沙化草原重新长出了牧草。我在索加乡莫曲村通天河畔目睹过一大片沙化草原，好在草原上已经长出了新牧草，牧草的高度与正常草原差别不大。

更重要的变化是牧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行走在三江源，经常能遇见路边捡拾垃圾的老人、孩子，有些甚至是一家人，生态环保理念已经根植于每名江源牧人的心中。

三江源小百科

攀岩高手岩羊



岩羊。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整理

岩羊属牛科，又称崖羊、石羊、青羊，分布于中国西北及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2500米至5500米高原、丘原和高山裸岩与山谷间的草地。主要以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

岩羊形态介于绵羊与山羊之间，外貌兼有这两类羊的一些特征。就体形而言，岩羊很像绵羊，不过它的角不盘旋，近似山羊，雄性的下颌没有胡须。岩羊颜色与岩石相像，两性皆具角，雄性角大而弯曲，角外表具不明显的横棱且体壮实，雌羊角短小。岩羊视、听觉灵敏，行动敏捷，善于登高走险，喜群居，往往聚集几只到数百只。岩羊1.5岁性成熟，发情期9月至10月，妊娠期约160日，每胎产1仔，哺乳期约6个月，寿命最长达24年。

岩羊是中国特产动物，可饲养于公园以供观赏。根据第一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结果，中国约有岩羊46万只。岩羊是雪豹的主要猎物，狼、金雕等是它的天敌。盗猎、人类活动、灾害性气候、生存环境变差、与家畜争食是岩羊面临的生存威胁，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野性三江源

与狼共舞



觅食的孤狼。



夕阳下的驻足。



奔跑。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藏羚羊守护者



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护站队员在卓乃湖附近骑行巡护(6月17日摄)。

可可西里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重要的栖息地。每年5月至7月，来自青海三江源、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的雌性藏羚羊会迁徙到可可西里卓乃湖，待产仔后再携幼仔返回原栖息地。

藏羚羊迁徙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雌性藏羚羊在迁徙途中不仅要应对恶劣的天气状况，也要时刻注意躲避野狗侵袭，它们无畏艰险前往卓乃湖诞下这片荒原的幼主，完成生命的伟大轮回。而这场生命轮回的背后，是可可西里巡山队员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守护，他们坚守在荒原之上，守护着藏羚羊，捍卫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祥和。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陆续建立了6个保护站。工作人员除了分批倒班驻站，还会不定期深入腹地。三天一次小规模巡线、每月至少一次大规模巡护。风雪无阻，全年无休。时至今日，三代队员接续守护着这片土地，可可西里已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的标志性区域。目前，可可西里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万只，增长至现在的7万余只。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